

这篇短文的题目，其实是一本书名，更是一位老诗人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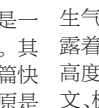
千言万语对党谈

韦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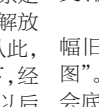
一日，在旧书店闲逛，忽然《千言万语对党谈》一书跃入眼帘，赶紧细看，下面确切无疑地印着一行字“毛炳甫著”，一瞬间，我的心快从喉咙口跳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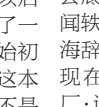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此书我寻找至少三四十年来，找得好苦啊！此书出版于1950年10月，是薄薄的小册子，对我而言，却意义非同一般，似有“千言万语”想说的感受。要了解老诗人毛炳甫，读一读此书的《内容提要》，就可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文字不长，照录如下：“《千言万语对党谈》是一首诗、散文集。其中共收三首诗、九篇快板和六篇散文。作者原是个不识字的受苦人。解放后，才进工厂做工。从此，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以后又进速成识字班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文化，才开始初步具备了写作能力。这本小册子的文字水平虽不是很高，但却真挚、朴素，是表达了一个劳动者的真情实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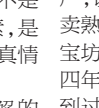
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再阅读作者的前言：“我的故乡在浙江宁波乡下，小时候替地主放过牛羊，在那漫长而苦难的日子里，我挨够了地主毒辣的拳头。后来，又做过小戏院的杂工，饭店的学徒，跑过单帮，做过小贩……一直被人叫作‘小瘪三’。解放以后，我进了工厂做工，当了国家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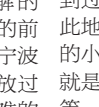
在上海作家中，毛炳甫的成才之路颇为独特。这是一位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工人作家。他七岁失父，九岁丧母，是共产党把他从苦海中救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目不识丁、领工资以手印代签名的小学徒，在1952年走进“祁建华速成识字盲班”后，开始学习写作。同年，在《劳动报》发表诗歌《千言万语对党谈》。三年后以此作为书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集。在党的培养下，他出席了1956年首届全国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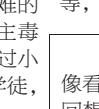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刘钊一生非常节俭，从不舍得买一件高档衣服，却有一件外表挺括光洁的皮夹克。这件皮夹克伴随了他几十年，看上去华贵，衬里全都磨烂了。1932年，父亲在沂蒙山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办夜校，深入农会组织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暴动打倒土豪劣绅。1935年，党组织指派父亲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站工作。因为党的隐蔽战线斗争需要，父亲传递各种情报时经常要装扮成各种身份的人，还要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名换姓，他有时是乡村郎中，有时是阔老板，有时是上海滩“白相人”，有时又是“跑单帮”的……于是，就有了父亲省吃俭用购买的这件皮夹克，他时常穿着这件被视作有钱人穿的高档皮夹克，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白色恐怖中，接收、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1935年11月18日下午，父亲突然接到紧急情报，敌人当晚要抓捕18处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欲一网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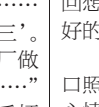
尽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亲来不及请示汇报，当机立断：先行动后汇报。他穿上皮夹克疾步如飞，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交通员，指示交通员通知有关人员立即全部撤离，最终保全了党组织和相关同志，使敌人的搜捕计划全部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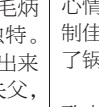
那时，父亲还负责油印国共两党文献。在七七事变前，他完成了大量国共两党文献的蜡刻和油印，并分送给同志们。1936年，父亲的联络人是潘震亚（复旦大学教授、律师），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搜集到上海、南京等地敌方的各类情报。西安事变后，潘震亚得到一份日本的《田中奏折》，立即交由我父亲传递给中央特科领导人，后转送到延安，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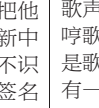
不久，冯雪峰派遣我父亲到天津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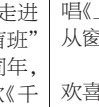
情报，父亲穿上这件皮夹克，将一支牙膏的尾部小心翼翼地撬开，把情报折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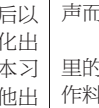
很小，在里面，再把牙膏尾部原样卷好压扁，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有何异常。父亲也曾以同样方法到香港送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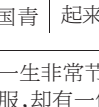
1938年，父亲将中共上海情报部门搜集到的重要情报，即关于汤扬虞、苏常太、杭嘉湖一带和沪南沿线十几处我党领导的游击队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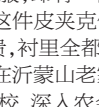
署以及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名称、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人数、武器装备、活动地区、活动规律、日军侵略计划部署的详细情报，用密写药水整整齐齐地抄在一本线装中医书的内页。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父亲带着这本中医书翻山越岭，闯过层层关卡，找到了刚刚东进到达溧阳竹簧桥的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司令员，亲手把中医书交给了陈毅。陈毅看到后高兴地鼓掌大笑：“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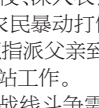
我也！现在我们眼睛亮了，下江南不会做瞎子了。你们白区同志对新四军东进的贡献了不起，明天就派人把这情报送到军部去。”陈毅还特意吩咐伙房杀了鸡，亲自陪同款待我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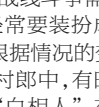
父亲还受组织委托，担任过中央文库第四任保管工作。1939年，在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阁楼上存放着四大箱“中央文库”的秘密资料，他就是穿着这件皮夹克出入的，用生命守护着党的文件皮夹。



父亲耄耋之年时，这件皮夹克不再穿了，但他舍不得丢弃，还时常上油擦亮挂在衣橱里。父母相继离我们而去后，我们子女将父亲这件珍贵而又不寻常的皮夹克捐赠给上海市公安博物馆，以此作为对父亲最有意义的纪念。



三块银元珍藏了70年，那是他信仰的寄托。



力，让人捧腹而笑。《上海小瘪三》《算命瞎子内幕》等小说连连获奖。也许小时做过饭店跑堂，耳濡目染，他竟无师自通烧得一手好菜，谈起烹饪，他是津津乐道。能说说写还有掌勺一技，在上海作家中，委实不多。

说起与毛炳甫的相识，也是难得的缘分。四十多年前，我参加宝钢建设大会战，他是《宝钢战报》编辑。爱好文学的我，因为投稿结识了他。他发表我的习作，让我参加作家协会的诗歌活动，帮我出版诗集，助我成为作协会员。他是我走向文学的引路人，一步步将我领进诗歌的大门、文学殿堂的大门。他跟我说他的成长经历，以此鼓励我。他说他的第一本书是《千言万语对党谈》，谈的都是自身的真切感受。我就在逛旧书店时，注意找这本书，心想找到的话，还可请他题写数语，留作纪念。

可是，淘到此书后，我的希望却成了遗憾，我已不幸病逝，只活了六十五个年头。他出生于1931年，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应该是整九十岁了。

如今，我摩挲这本《千言万语对党谈》，脑际又一次次浮现毛炳甫亲切的音容笑貌。想着这本书书名到作品，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都是他对党流露出的真实感情。

曾国藩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在奋斗路上，一点捷径或者说大神招法都不使，而是用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用且都会用的“笨办法”，靠一点一滴慢慢积累起来的能力改变了世界。

比如，写日记就是曾国藩的笨办法之一。写日记不难，几乎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难的是坚持不懈。曾国藩六十二岁时已经功成名就，但依然在日记中自省自责，和他三十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一模一样。这是对“几十年如一日”这句话最深刻的写照。因为写日记，曾国藩用三十天就戒掉了烟瘾，可他继续用三十年戒掉了那些更难戒掉的人性深处的毛病。可以说，曾国藩用日记践行了这一生，他以自己为样本证明，一个普通人如果真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他可以成为“超人”，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自己所不知的。

曾国藩的一生如此丰富，涉及到一个人对自我的塑造程度，涉及到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涉及到人性的复杂……所以，在



妈妈的牛肉丸却好像总比这好看也好吃。于是画面蒙太奇，妈妈的声音似乎在说：牛肉要新鲜，要自己一刀一刀剁。图画里凸现出一幅小时候盛在桃红碗里的牛肉丸汤，牛肉丸支棱八角，透着绿莹莹的葱花和明黄姜丝的渣，滋味在每一个空隙中转悠。

我包饺子，擀面杖飞转，耳畔隐约响起爸爸的声音：擀皮要边擀边转，中间厚边上薄，包出的饺子才会好吃又好看。饺子上我手心辗转如故事书中跳出的小精灵，带着齐刷刷的麦穗边，起伏涟漪的荷叶边——那是来自妈妈的手艺流传。兀自忙乎着，擀皮，搅馅，包；然而却不觉形单影只；仿佛身边正围了一大家子人，叽叽喳喳，指指点点。我无需言，心里却在笑，嘴角如弯弯的月牙一样翘了起来。

于是，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厨子，我把记忆里的美食宝库打开。岁月遥远，气味逼真，向心灵倾诉着往昔一切的真实旖旎。

做事·成事·曾国藩之破局

韩同志

研读曾国藩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把曾国藩的一生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碎片化的“故事”；看成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自我完善的“系统”，而不只是有道理的“鸡汤”；将曾国藩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用手术刀般的方式尽可能找到足够多的细节，进行拆解、放大、重组，进而得到一个有结构、有指向性的，我们个人化的“曾国藩”，而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曾国藩。

换句话说，我希望通过阅读《曾国藩传》，看清他人生动力的方向，找到他做事的要素，理解他成事的底层逻辑，进而把曾国藩的人生系统嵌入到我的“人生”中，构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系统，这才是真正向曾国藩学习。“系统”是一个现代词汇，但“系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古至今，有智慧的人都懂得系统之妙，只不过他们用的是另一个词——局。所谓看清系统，就是一种破局的智慧。曾国藩能把一个腐朽至极的清王朝的寿命延长五十年，就是因为他运用了“破局”的智慧。

我们常觉得自己挺苦、挺难，但如果读了《曾国藩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那么难。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没办法破局。我们常常想走捷径，这是最要命的地方。曾国藩做事从来不敢“巧”，而是按照一个很“笨”的规则坚持下去。可以说曾国藩对普通人可借鉴之处非常大。如果只用一个词总



《夏园深秀》（绢本设色） 郑文

结曾国藩的特点，很多人会说是“反思”。没错，曾国藩一生的智慧和功绩，都来自他强大的反思能力。但我觉得“反思”这个词还是太抽象，不够落地。在读了几遍《曾国藩传》之后，有一次，我的脑中蹦出了一个词——算法。算法指的是有一定之规，可复制的、解决问题的系列步骤，也就是定下一套预先设定的程序，然后遵照执行。

普通人做事是见招拆招，事倍功半；高手做事，是以不变应万变，事半功倍。当我用算法这个词重读这本书时，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曾国藩的日课是算法；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也是算法……曾国藩正是用他“算法”的“确定性”对冲了人生中数不清的“不确定性”，最终实现了他立功、立德、立言的目标。

人生“破局”的关键不是靠走捷径和某一个招数。人生就像一张考卷，上面有各种题目，只会做一道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

的是一套做题的“通解”。这个“通解”就是“算法”。在创立湘军的时候，曾国藩前后两次出山，很多人说曾国藩变了。其实他没变，是他的算法迭代了，他从一个“做事”的人，进化为一个“成事”的人，这是儒家更高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曾国藩的前半生，是“做事”的人，他觉得自己很“牛”；曾国藩的后半生是“成事”的人，他知道成事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有多牛，而取决于有多少人在帮你。水至清则无鱼。但曾国藩不仅要做一个道德上的君子，他还要调动一切能帮助他的力量，做一个能“成事”的君子。

所以，理解一个人生存的逻辑，比具体的成功故事，往往更重要。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注定没有价值呢？这是多少我辈普通人内心的呐喊？对不起，曾国藩把这些妄念都给破了！

又在水面的植物上安静休憩。忽然，从溱湖深处的芦苇荡里流淌出一串美妙的歌声。这歌声或诗意委婉，或意境飞扬，时断时续，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循声望去，茂密的芦苇荡深处觅不到人和船的踪影。好奇心使我在凝眸驻足。不一会儿，歌声由远及近，愈发清晰起来，连芦花也变得格外灵动。细听，原来是早已熟悉的江南民歌，歌声甜美细腻，犹如清泉叮咚般动听，与周围的景致相映成趣。渐渐的，一艘古朴典雅的小木船划出了一道水帘，从幽深的芦苇荡里缓缓驶出，上面坐着几个游人，摇橹的是一位穿着蓝白相间花布衣裳的姑娘。她所唱的江南民歌意境含蓄缠绵，在芦苇荡里低旋回响。小木船轻轻地激起水面上的无数细小浪花，在阳光的映射下美丽动人，就像一幅慢慢移动的水彩画。姑娘的歌声随着小木船的慢慢远去而愈发低吟，直至声息全无，消失在一片充满诗情画意的芦苇荡深处。

溱湖写意

邵天骏

风情绰约、美不胜收的溱湖湿地美景，蓝白相间花布衣裳的姑娘身影，大都市里近乎消失不见的小木船，流淌在芦苇荡里的美丽歌声，这是一次怎样撞击游人乡愁的邂逅呢？梦幻般的布景，此刻已为我轻轻打开……

隐蔽战线上的皮夹克

刘振红

刘钊一生非常节俭，从不舍得买一件高档衣服，却有一件外表挺括光洁的皮夹克。这件皮夹克伴随了他几十年，看上去华贵，衬里全都磨烂了。1932年，父亲在沂蒙山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办夜校，深入农会组织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暴动打倒土豪劣绅。1935年，党组织指派父亲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站工作。因为党的隐蔽战线斗争需要，父亲传递各种情报时经常要装扮成各种身份的人，还要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名换姓，他有时是乡村郎中，有时是阔老板，有时是上海滩“白相人”，有时又是“跑单帮”的……于是，就有了父亲省吃俭用购买的这件皮夹克，他时常穿着这件被视作有钱人穿的高档皮夹克，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白色恐怖中，接收、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1935年11月18日下午，父亲突然接到紧急情报，敌人当晚要抓捕18处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欲一网打

尽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亲来不及请示汇报，当机立断：先行动后汇报。他穿上皮夹克疾步如飞，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交通员，指示交通员通知有关人员立即全部撤离，最终保全了党组织和相关同志，使敌人的搜捕计划全部落空。那时，父亲还负责油印国共两党文献。在七七事变前，他完成了大量国共两党文献的蜡刻和油印，并分送给同志们。1936年，父亲的联络人是潘震亚（复旦大学教授、律师），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搜集到上海、南京等地敌方的各类情报。西安事变后，潘震亚得到一份日本的《田中奏折》，立即交由我父亲传递给中央特科领导人，后转送到延安，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敌情。不久，冯雪峰派遣我父亲到天津取

十日谈

寻找100份红色记忆

责编：王瑜明

三块银元珍藏了70年，那是他信仰的寄托。